



福临门 年味足

□董全云

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一点点驶向年末。

大街小巷的小摊上火红的春联和年画慢慢多了起来，布满了一条条街道。那种用墨笔写在菱形红纸上的大大小小的“福”字，也愈来愈多映入人们眼帘。

窗外凛冽的风撩动红色剪纸轻轻敲打着窗户，“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蒸馒头……”此起彼伏的爆竹声中，大年将临，甚至有种逼迫感。

欢欢喜喜过大年，红红火火庆佳节。新春佳节，家家户户的门上、窗户上都要贴“福”字，这样才更有年味，也增添了几分喜庆。“福”字带来的是人们心中熟稔的年的气息，唤起我们特有的年的情感，也一年一度彰显出年的深意。

“福”字几乎囊括了一切好的寓意：丰衣足食、富贵兴旺，又是健康平安、和谐美满，更是国泰民安、天下太平。可是生活永远不会十全十美，也不会事事如愿，其中有机遇也有意外，乃至旦夕祸福，这便加重了人们对“福”字的心理依赖。

平时，人们把这些美好的期望揣在心里，待到新一轮空白的日子来临时，禁不住把心中这些美好的期待一股脑儿掏出来，化为一个个大红的“福”字，端端正正、浓墨重笔写在大红纸上，携带着欣喜和希望，贴在家里的门上、窗上、树上、墙上，甚至水缸上。我们知道，真正的年意不是人们过年时的吃喝穿戴，而是对美好生活的盛情与企盼。

写“福”字，包括贴“福”字的民俗，成了我们的一种年文化。这种对生活的敬畏与虔诚，一直记在每个中国人的心里。“点、撇、捺”，别小看这小小的红纸上轻轻的几个笔画，简简单单一个“福”字，竟然包含着我们民族生活情感与追求的全部和极致，称得上是我们一种深切的春节年意符号。

年意，是全家团圆的喜乐气氛；是晚辈孝敬长辈围坐在桌前敬的那一杯酒；是屋外烟花闪耀飘进鼻内的一股幽香；是妈妈忙前忙后做的一顿年夜饭；是满大街挂满了红灯笼，充满祝福话语的那份温情……更是这一幅幅大红的“福”字。

春节，无论衣食住行、言语行为，生活的一切，无不充溢着年的内容、年的意味和年的精神。在这万家团圆、喜气洋洋的日子里，大红的“福”字总是伴随着纷繁的雪花，欢天喜地地来到人间，来到我们生活和生活的希望里。

年年纳福，岁岁吉祥。那些红彤彤、喜洋洋的“福”字，陪伴了我们很多年。重温那些年的温情时光，让大红“福”字点亮新一年的生活。我开心地给书协的朋友打电话，请他给我写几个“福”字。当生活敷染了理想，平凡的日子在大红“福”字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诗歌欣赏

年，藏在岁月的皱纹里(组诗)

□郜希贤

一袋山核桃

我在探花庄村口等下山
好久不见女儿身影
焦急中，见女儿匆匆赶来
肩上扛着一个蛇皮袋

天立马暗了
见我脸色黑封
女儿说，在街边遇见一个卖核桃老人
她说她卖的是棉瓢核桃，好敲壳
老人勒条蓝围巾
长相跟口音都像俺奶奶

望着立在地上那个蛇皮袋
我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

父亲在晚年戴上手表

其实那时手表不时兴了
父亲戴上它
周边事物还是明亮了许多
无声而逝的时光从此有了刻度
耳边掠过稀世金属的楚音
这颗圆圆的小太阳
时常起落在镰刀、草垛和水车之间
一闪一闪的非常耀眼
可父亲好像还是不适应它
每到收工
他还要抬头望望天上的太阳

守村人

没人跟他抢柴
那一眼古泉，他不去挑水就一直空着
山野无主
天空中好看的云彩无主
有时他一人闲逛
像太阳下迎风招展的稻草人
新年又近了，那天想念搬到山下的乡亲
他就给身边的七只羊、两头牛和一条狗
分别命上原来村上叫作大林、小满和年根的名字
想拉呱就唤它们拉呱一会儿
不高兴了就扯着嗓门训斥它们几句

腊月夜

平时粗声大嗓的母亲
在那夜，竟捏起嗓子给我唱一折《白毛女》
她的唱腔清亮，婉转
让我忘了落在村里的一场暴雪
我不知母亲此时遭遇了什么
她拿针拨灯
用煨热的石头为我暖手
又唱起时让人想哭
母亲用捏着的嗓子为我唱戏
漫漫寒夜忍不住战栗
不知母亲想过没有
她那夜变形的声调打疼时空
几十年后仍在我心头一幕幕回放

蒸年馍

□郑海英

在以面食闻名的豫西北，蒸年馍，是流传甚广的传统文化习俗之一。每到年根，老家那口大锅台上，一笼笼白白胖胖、各式花样的年馍，争相冒出暖热的香气，将后院渲染得如同国画里的世界。腾腾热气里，妈妈哈着手，将馍往筐里放。疯玩回来的孩子，一见诱人的馍香图，奔向锅台，拿只花馍，咬一嘴，甜到心的滋味，喂养那些年只知贪玩的时光。

和往年一样，妈妈约了婶娘们，合伙儿蒸馍。一年里最后一次蒸馍，得够全家吃到元宵节，势必要隆重，声势浩大。提前发一缸面，烧锅的柴火多拾些，各种馍馅儿盘够，花馍上的红枣，尤其要备足。妈妈拿手捏各种鸟、鱼、花朵形状的花馍，它们是妈妈美好的愿望，年年不缺席。

在豫西北，蒸年馍的次序、花样、品名，各有讲究。首锅出笼的小馍，点一红点，立刻比普通圆馍多出喜庆味儿。小馍的登场，为接下来的大馍和五彩缤纷的枣花馍进行试探和铺垫。大馍是人口馍，妈妈对待之心，柔软、虔诚而慎重；算好几口人，蒸几个，祭先祖，回礼出门（出嫁）的闺女。我家的大馍，圆胖可爱如倒扣的海碗，妈妈将薄面皮切出花形，涂红或黄，旁边绿叶相辅，竹签入花蕊，另一头串红枣。熟了，揭开笼盖，见到的孩子，“呀”一声——从丛可食之花从蒸气里开出，对于幼小的孩子，是多么带劲儿的事！

众多年馍中，只有大馍拥有心揣硬币的资格。为得到寓意好运的硬币，我曾暗抠大馍吃，怪妈妈将硬币藏得深。成家后，农历大年初二回去，临走时妈妈定给我大馍。妈妈深爱这一温暖的、有着浓郁亲情味儿的习俗！在妈妈心里，闺女永远是家的一口人，人口馍怎能缺呢！

蒸齐大馍，枣花馍分批登场。除了普通花形，妈妈和婶娘借助筷子、剪刀等工具，将面做成刺猬、莲花、游鱼、燕子等形状，上嵌红玛瑙般、果肉饱满的大枣。在民间，剪纸、图案等传统画上，常见莲花、鲤鱼组合，意为“连年有余”。刺猬和燕子，象征着财宝和吉祥。

枣山似的馍，我常看成是一盘丰富的装饰图案。底座一层面饼，妈妈刻印捏出纹样花边，另取小面团，圈枣，仿若孔雀翎眼，数只翎眼粘连，为第二层。同样的做法，三层座，四层眼，层层高起，堆叠，渐小，成为枣山。

财神盘是妈妈的压轴之作。边缘捏出花纹，上盘两龙，龙嘴里衔着钱。妈妈盘的龙精神十足，过年了，守着财宝，啥也不干，好好歇着。

妈妈和婶娘说着闲话，捏着花馍，忘我地沉醉其间。至于男人和孩子，随他们做什么。三个女人一台戏，台上传出阵阵欢声笑语，灶台前看火的男人，抽几口烟，眉梢遮掩不住的兴奋。

柴火蒸出的馍味儿，好吃；花馍式样多，喜庆。那些年，无论妈妈受多大难为，蒸年馍这道程序从未缺席！只有这样，属于全家，尤其孩子的新年，才会展现动人的光彩！就像烟火和礼炮，瞬间的绽放，经历多少烦琐的工序！只要结果的孩子，尽情享受玩乐和吃的满足，妈妈用裂满口子的手，将面团成好看的图案，也把有关年的美味裹在了馍里。

又到年了，如果可能，带着全家人回故乡，和妈妈一起，蒸花馍，包饺子，团团圆圆过新年——这是每个远在他方的人，日夜的企盼！

